

知道山它自己不會來，所以我就去了。

× × × × × × ×

望着從山上拾回來的松果，山的影子又回到了眼前，松果在山上是像鱗片似的層層包着，緊密的合着，像鳳梨外皮似的斑斑片片，那種褐色，令人知道它是屬於山的，屬於松的。

不帶一點香味，雖然會令人想到松，想到君子，還有其它。放在書桌前，可以點綴些古樸。

但是，它却一片片張開了，開成一瓣瓣的，使我看到了它的中心，像花似的，從頭開到底的，倒真有點傳奇的意味了。

松果，如果你一直在山上，在那個陰濕幽暗的小徑旁邊，你也會迸開你的內心深處，展示在人的面前。你，可是在報答我的知遇呢？

× × × × ×

山上，有火，

那是一個夜，山上的夜是用滿天的晶瑩閃爍灑成的，北斗，獵戶，天狼，仙后之外，還有其它。

有風，很冷，有人，那是些山地人。

棉被的溫暖抵不上他們對火的依戀，且升起火來吧！我們就在火的旁邊。

我們，文明的孩子，也圍在火邊，唱著歌，說著笑話，山地人，只望著火，火中如展奇景。

怎麼能參透火呢？它有幾千歲了呢？

飄起雨了，孩子走了，山地人還在。

打開酒瓶蓋吧！一個碗在二隻手中間傳來傳去的，充滿了粗獷歡樂的音符也揚了起來。

酒是會喝完的，調子也轉成低鬱而哀傷了。

他們在火旁睡下了，一個小棚子中。

空氣中就只剩下了火的氣味，還有畢畢剝剝木頭迸裂的聲音，丁點的火星也飛進在週圍，只閃了短暫的光亮，又滅了，煙，



冒著。

火很大，它伸伸舌頭，也有一個人高，踩在木頭上輕輕的跳躍著，還呼呼的叫。

星星，月亮也走了，除了火，照了一山的光亮，世上，像只有這是亮的了，雖然連宇宙都染黑了。

雨大了起來，由稀而密，最後織成了幕，夾著淅瀝淅瀝的聲音，整個的罩了下來，罩向山，也罩向火。

它以為火是很容易澆熄的了。

其實，却不是的。

火掙扎著，像背了千斤重擔似的，吃力的再從木頭上站了起來，再跳著，煙，愈冒愈濃，看著要熄了，一會兒又站了起來。

木頭濕了，火自己烘乾，再燒。

火被雨壓下去了，又再跳了起來。

火被雨壓下去了，又再跳了起來。

火被雨壓下去了，又再跳了起來。

.....

風小了，雨也停了，火，還在燒著。

一夜的疲憊，東方的山頭已升起了第一道曙光，乍現了光明，山坡上的陰暗，散去了快的像被光亮嚇了的似的。

今天天氣會很好。

火微弱下去了。

天亮了，誰還用火照亮呢？太陽出來了，誰還用火取暖呢？

貢獻了一夜，雖然可能犧牲了自己，只求爲了給這個世界一些光，一些熱，可能是一種理想，也可能是一種抱負。

火，就這樣熄了。

這樣的一個夜，是可以給人很多東西的。

x x x x x

知道山還是不會自己來，但是，我還是會再去。

即使是只拾些松果，放在桌前，只看了一夜的火，照亮的我的心，我還是會再去的。

